

## 奔波一生 感恩母校

○熊泉根（1962届建筑）

我出生在一个工人的家庭，父亲是一名火车司机，母亲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家庭妇女。全家六口人只靠父亲的工资生活，经济自然不会宽裕。父亲希望我这个长子能放弃求学找份工作来帮助家庭，而我真的很想读书。苦苦相求后，父母最终满足了我的愿望。

上天不负有心人。1956年的夏天，那天我钓鱼回家时，母亲高兴地告诉我，录取通知书来了。我立即拆开厚厚的信封，一看竟然是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还附有学校的欢迎信以及助学金申请表。我喜出望外，真没想到我能到全国最高学府读书，这是多么奇妙的事啊！

进清华学什么呢？班主任说我数理不错，又喜欢美术，不如学建筑吧，清华的建筑系是很有名的。进校后我顺利通过美术考试，如愿走进清华学堂，得以和建二的同学们同窗六年，一起度过了非常美好难忘的时光。



熊泉根（右）唐海光学长夫妇

1962年，我们毕业走向社会各奔东西。我和唐海光、刘绍周、吴迺申、龚耀祖等八人一起分到了位于西安的西北工业设计院。那时的西安还很落后，百业待兴。我满怀激情地走上了工作岗位，期望着今后在这里能很好地展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在西安度过了一年的工地劳动锻炼和一年的设计院工作，到了1964年，设计院突然通知我和唐海光到北京外贸部报到。我们猜想是不是外贸部要成立设计院，于是懵懵懂懂地回到了北京。

到外贸部报到后，才知道我们要改行经商。我被分配到中国技术进口公司，唐海光到外贸学院搞基建。到了公司后，发现还有很多从各工业部门调来的技术人员和工科大学毕业生。公司领导告诉我们，技术公司原是经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项目的，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苏方中断援助项目撤走专家，导致156项工程全部终止。这就迫使中央决定开展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转向西方进口设备和技术。因此，中央组织部从全国抽调数百名技术人员充实外贸力量，这就是要我们改行的原由。

既来之则安之，一切重新开始。万事总是开头难，我们这批年轻人既无外贸知识，又不懂英语（大学里都是学俄文），只好早起晚睡恶补abc，每天跟随老同志去谈判学业务。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努力慢慢可以看懂英文，也逐步可以起草函

## □ 值年园地

电和合同，明白了什么是FOB（离岸价）和CIF（到岸价），什么是商业信誉和银行信誉；懂得了外贸业务如何使用保函和信用证。那时，外事活动礼仪很多、规矩很严，如对外必须二人同行，不得单独与外商接触；服装要求整洁，每天都要刮胡子；宴请时饮酒不许过量（我干脆一口不喝）；不会吃西餐，就先看老外如何用刀叉，要学会喝汤，吃饭不叭哒嘴。总之让人感到陌生又拘束，搞“洋务”还真不容易呀！

道路并不平坦，在那个“抓革命促生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动乱年代，外贸工作同样受到冲击，个人也不能安心业务。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我被派去上海参加“四清”工作队。一年后，唐海光被派到山西农村搞“四清”，等到她回来已是1966年秋天了。我们抓紧时间登记结了婚，组建了一个幸福和谐的家庭，二人开始同舟共济，相濡以沫。

树欲静而风不止。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是一场灾难和浩劫。生产停顿，经济倒退，外贸系统也不能幸免，进口业务基本停顿。原本一起工作的同事因观点不同而反目成仇，打起了派战。最惋惜的是国家和民族遭受了巨大损失。1968年秋，大部分干部被下放到干校去走五七道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先后去了东北吉林舒兰干校和河南息县干校，这一走就是三年。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看到了广大农村的落后和贫穷，让人心酸惆怅。

1971年我又回到了北京。回到公司，原技术公司已和机械、仪器公司合并在一起，我仍到进口业务处工作。我在1971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2年初我随从

化工部的技术人员赴西欧国家考察大型化肥生产设备和技术。历经三个月时间对意大利、法国、英国、荷兰等国家的化工企业访问和考察后，国家决定购买八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和50万吨尿素的生产装置。为满足国内农业生产的需求，后又陆续进口了36套大化肥装置，分别建在全国多个省市。

终于在1976年迎来粉碎“四人帮”，全党全国拨乱反正，国家百废待兴，经济建设要走向正轨了，外贸事业也要继续发展。1980年春公司派我到西德常驻，任公司驻德代表处总代表，负责协助公司从德国进口项目的执行工作，包括接待项目技术考察团、已引进项目的实习人员培训、设备的检查验收小组以及项目设备交货、运输等问题。在此期间国家调整国民经济，放慢了进口速度，一些大型重工项目要推迟建设，1976年签订的宝山钢铁项目也在其中。公司为此授权我与德方供货商协商，很快双方达成合同暂缓，德方将已制成的设备暂时存库保管。这个方案报回国内同意后，又协商取得日本厂商认同，避免了我方违背合同的风险。两年后国内经济好转，宝钢等项目重新上马建设。1990年初宝钢全面建成投产后，一个中国最大最先进的冶金企业诞生了。

国家经济大发展，国力大增强，同时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和影响也极大提高。我于1984年回到公司，继续从事技术引进工作。1992年初，李鹏总理率政府代表团访问欧洲，为配合此次访问，公司让我随广州化工乙烯项目到意大利正式签订合同。李鹏总理出席了签字仪式，见证了合同的签订。我也为能自己的工作促进国家间的政治关系感到荣幸。为推进中苏关系，公司开拓和苏联的双边易货贸易。一

开始我们就用苏方需要的农产品和轻纺产品，换回了六台60万千瓦的大型火力发电设备。随着双边贸易的发展，中苏两国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做到政治贸易双丰收。

从西方引进技术和重型设备并不是一蹴而就那么容易。因为国家政治体制的不同，某些西方大国怀着对我国的敌意，很多技术和设备都是被禁用的。例如我国交通发展需要大型盾构机，我公司向多家外商询价都遭到了拒绝。后经我公司和驻外使馆多方努力，终于说服个别制造商来华谈判。但对方趁机报出昂贵的价格，如2006年为上海地铁工程购买的8.8米盾构机，经过艰苦的谈判，最终以46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今天，我们在引进技术后，经过消化、吸收、发展和创新，促使我国的机械制造工业快速发展，并进入了世界领先地位。现在我国不仅能自主设计制造更大型16米直径的盾构机，而且可以出口到国外。回忆往事，我的一生正是处在党领导全民族进行第一个百年奋斗的伟大时期，作为洪流中的一份子，我不负韶华，不辱使命，做到恪尽职守，努力奉献，我能做的一切该是多么有意义，多么有价值啊！

我的人生确实丰富多彩。1985年中央决定派干部到地方支援教育，培训、提高教师的水平。部里让我带讲师团赴江西。140多名青年干部被安排到40多个县市中学，团部设在了南昌，团部的几位同志要经常到各点了解教学情况。一年里我跑遍了江西各地，有机会去了三次井冈山，看到革命老区依然十分贫困落后，心中不免十分感慨。省里领导希望我能给当地干部讲讲课，讲讲如何加快经济发展，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因此，在省党校面对几百

名各县领导，结合国内沿海省市的发展经验和国际形势，我作了“解放思想，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加快发展”的讲话，受到了欢迎和好评。

1992年，我又从商人转身成为外交官，外经贸部派我到中国驻摩洛哥大使馆任商务经济参赞。摩洛哥是一个伊斯兰国家，过去是法属殖民地，独立后虽有发展，但仍然是一个以农业、畜牧业、皮革加工业、旅游业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每年从我国进口茶叶和轻工纺织品，同时我国也援建了一些项目，如进行海洋渔业合作，传授水稻、茶叶种植和养蚕技术，还向他们派出了医疗队。国家领导人多次互访，两国关系十分友好。外交工作十分重要，对我来说这又是一项陌生的新工作，任务艰巨，困难重重。首先我不会法语，当地官方语言是法语，老百姓讲阿拉伯语，外交官出行很不自由，总会受到安全部门和警察的跟踪和监督。说实话，我不习惯也不喜欢。在尽力做了两年多工作后我申请提前回国，于1995年回到北京。

我一生还有幸成为三所高校的学生。第一个当然是清华大学，是她给了我科学知识，教导我如何做人，并让我有了一个健康的体魄，所有一切让我受益终生。第二个是北京外经贸大学，1985年部里送我去进修，学习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业务，我虽然已在公司干了多年业务并走上了领导岗位，但毕竟是半路出家，理论知识还很欠缺。通过学习可以给自己充充电，我十分珍惜这次机会。在国家经委举办的全国厂矿企业经理考试中，我以优异的成绩得到了全国经贸系统的第一名，我十分高兴，对以后的工作更充满信心。第三个是中央党校。1990年春，我被送到中央党

## □ 值年园地

校学习，一个普通党员能进党的最高理论学校学习，真是莫大荣幸。我是中央党校第14期干部培训班的学员，班上的同学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各部门和军队的中高级干部，学习时间半年。这次学习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政治修养，坚定了政治立场，同时还结识了许多社会精英，得到他们的教诲和帮助，受益匪浅。

1998年，辛勤奔波一生，走遍五洲四海，已年届六旬的我终于退休回家，结束了漂泊。

回首一生，让我最受益最难忘怀的还是清华园六年的生活。六年中是清华的老师给了我丰富宝贵的科学知识，虽然后来不能像同窗们那样在建筑领域做出卓越的

成绩，但也足以适应新的工作要求，在不同的领域里胜任工作、完成任务。是清华给了我良好的思想道德教育，学会做人的准则，我牢记厚德载物，诚信待人、淡泊宁静、无私无欲，使我能在动乱中站稳立场，经受住各次政治运动的考验和经济利益的诱惑。清华还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让我可以四处奔波，有充沛的精力战胜困难，完成使命。

光阴如梭，转眼我们已离别清华60年。祝愿母校不断发展壮大，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精英和栋梁之才，成为世界顶尖的高等学府。也祝福我最亲爱的校友们永远快乐，健康幸福，期待我们再相聚。清华人永远年轻！

# 走在电力科技进步的前列

○朱宝田（1977级热能）



2005年5月，朱宝田学长在京出席全国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在天安门城楼留影

自1982年清华大学毕业后，我就职于电力工业部西安热工研究院，这是电力行业唯一一家从事热能动力研究的国家级综合性发电技术研发机构。在清华的学习给我插上了科技知识的翅膀，而热工研究院

所面对的全国电力科研战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40年来，我与团队在动力循环理论研究，电厂汽轮机性能改进、运行技术及故障分析，超超临界发电关键技术，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IGCC）关键技术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电力工业的技术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为电力生产企业带来了数十亿元经济效益。

## 致力汽轮机节能改造，经济效益显著

1982年末，国家经委节能项目“国产125MW汽轮机改造”立项，我参加了这项国内率先进行的电厂汽轮机性能改进工作。当时，国内汽轮机改进工作的很多内容都是空白：改造目的、改造条件、改造范围、改造技术、实施方法、考核方法、